

〔奥〕汉斯·哈贝 著

# 9月尘



# 九月尘

〔奥〕汉斯·哈贝 著

穆 兰 窦学富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Hans Habe  
**STAUB IM SEPTEMBER**

Wilhelm Heyne Verlag, München, 1981

根据联邦德国慕尼黑威廉·海涅出版社1981年第三版译出

责任编辑：高曾蓓

封面设计：丁 品

**九月尘**

[奥]汉斯·哈贝著

穆 兰 窦学富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21号)

北京印刷二厂排版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22开本 邮资：8.75 字数：186,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500

书号：10003·018 定价：1.10元

## 译者的话

《九月尘》是一部以慕尼黑事件为背景的历史小说。作者汉斯·哈贝 (Hans Habe)，原名雅诺斯·贝克斯 (János Békessy)，是著名的奥地利作家，1911年2月12日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1977年9月30日在瑞士的洛迦诺逝世。他先后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和德国的海德堡学习法律、日耳曼语和哲学，从1929年起当记者，1935—1938年为常驻“国际联盟”的记者。1939年他加入法国军队，曾被德军俘虏，后来逃到美国，参加了美军。后在美国加入国际笔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到德国的美占区办报。1945—1946年他在慕尼黑任《新报》主编。1946—1952年他又多次回到美国，在好莱坞工作。其间1950—1951年曾任《慕尼黑画报》和《周声》杂志的主编。从1953年起他作为自由作家生活在瑞士。他的作品有《三个越境者》(1936年)、《是否有一千人牺牲》(1947年)、《在得克萨斯的死亡，一部美国悲剧》(1964年)、《使命》(1965年)、《罗网》(1969年)、《经验》(1973年)等。

《九月尘》于1939年用德文写成，同年8月31日在苏黎世第一次出版。作者任常驻国联的记者时，目睹国联被英、法所控制而纵容希特勒侵略扩张。他以亲身经历的这一段历史事实为背景，采取记实、政论和描写融为一体的形式，按照时间顺序，写了从1938年9月15日到30日的一系列事件，

真实、生动、形象地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历史画卷，这就是《九月尘》，肮脏的1938年9月之尘。1938年9月15日张伯伦和希特勒第一次会谈，9月30日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其间共十六天，所以英译本的书名为《十六天》。

1938年9月28日张伯伦在离开伦敦机场去慕尼黑同希特勒会谈时说，他此行是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9月30日签订《慕尼黑协定》这一天，伦敦、日内瓦等地都在庆祝“和平”得救，可是就在这一天，书中的主人公薇拉投水自尽。薇拉的死道出了《慕尼黑协定》的实质及其将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书中另一主人公——犹太人、天文学家辛格尔教授明确指出：“政治家们在散布谎言”，“这场和平将要造成更大的牺牲”。事态的发展证实了这一正确的论断，所以该书又名《死亡的和平》。

《九月尘》采用政论的手法抨击了张伯伦搞的绥靖政策，揭露了希特勒法西斯的冒险性、疯狂性和反动性，但它不是一部学术著作，也不是一本日记，而是一部情节生动、引人入胜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化学工程师安东·冯·罗迈尔为法兰克福化学公司的一项专利从德国的法兰克福到了当时国联的总部——日内瓦。他的汽车和德国参赞瓦尔特·哈格劳尔的轿车相撞，这场车祸使他认识了参赞夫人薇拉，后来他们相爱了。薇拉的丈夫哈格劳尔的公开身份是参赞，实际是德国法西斯的国际间谍。他来日内瓦的任务之一就是监视工程师安东。薇拉追求自由、富有同情感，不满丈夫充当法西斯的奴仆，但是又囿于传统的道德观念而不能决然离开哈格劳尔并同安东结合，终于在痛苦的矛盾和绝望之中投水自尽了。安东则没有绝望，他在天文学家理查德·辛格尔教

授的影响下从怀疑转为斗争。辛格尔是一个饱经风霜、颠沛流离、深受迫害的犹太人，儿子因从事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的地下活动被关进集中营，后被杀害。安东为辛格尔教授的悲惨遭遇所震动，毅然决定到法国去报名参军，加入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的队伍。哈格劳尔则千方百计要把安东弄回德国，企图强使他的专业知识为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效劳。9月25日希特勒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哈格劳尔以邀请安东来家作客为名，实际上是让他收听希特勒的演说，逼迫安东回国，甚至以杀死他相威胁。安东却说：“您应当明白，一个人有了坚定的信念，他就什么都不怕了。”他决心做希特勒法西斯的叛逆者。

作者集中塑造了安东、薇拉、辛格尔、哈格劳尔几个人物形象，通过他们的言论、行为说明了爱情与婚姻、逃兵与战士、爱国与叛国、生与死的矛盾关系。薇拉和哈格劳尔虽是多年的夫妻，但他们之间并没有爱情。安东拒绝返回德国并参加了法国军队，在哈格劳尔看来是逃兵和叛国者，实际上却是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的战士和真正的爱国者。

《九月尘》一出版，就以它鲜明的反法西斯倾向引起了强烈的政治反响。希特勒德国驻瑞士伯尔尼的公使出面干涉，要求瑞士政府从市面上收回这本书；戈培尔则下令把《九月尘》列为禁书。当时，美国的《先驱论坛报》评论说，《九月尘》是“使戈培尔发抖的爱情小说”。正因为这本书产生的反响如此之大，所以它先后被译成十四种文字出版。

当然，作者反映历史题材的深度和广度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总的说来，这部小说的政治倾向和思想内容是进步的、健康的，它在艺术上也是较好的、感人的。读了这部小

说，会有助于我们认识当时欧洲社会的世事人情，了解当时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特别是了解慕尼黑事件的历史社会背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重温历史，吸取教训，在当代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现实斗争中，无疑是有益的。这也是我们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为广大读者译介《九月尘》的一点心愿。

本书根据联邦德国慕尼黑威廉·海涅出版社1981年第三版译出。为了便于阅读，我们作了一些简要的注释。凡未特别注明为作者原注者，都是我们加的注。

## 作者前言 一部历史的始末

这本小说于1939年8月31日由埃米尔·欧蒲莱希特的欧洲出版社在苏黎世出版。这一天，阿道夫·希特勒公布了一道战令，第一段中写道：“我寻找一切政治手段，以求通过和平途径来消除在德国东部边界上存在的不能容忍的状况，但政治解决的一切可能性已不存在，我只得决定用武力来解决。”

小说以《死亡的和平》命名。这是我在慕尼黑会议的直接影响下，在布列塔尼的一个渔村写成的。我是从日内瓦到那里去的。在日内瓦，我作为《布拉格日报》记者经历了国际联盟<sup>①</sup>的最后的挣扎。小说记述了从1938年9月中旬到10月初的十六天，即导致自由世界向希特勒投降<sup>②</sup>的日子。

这本书出版后不几天，德意志帝国公使就在伯尔尼的联邦大厦对此提出抗议。人们向他婉言解释说，瑞士的民主不能禁止一本小说的发行。但到9月24日，也就是德国用一千一百五十架飞机轰炸华沙的这一天，瑞士政府却要求出版商埃米尔·欧蒲莱希特将这本小说从市场流通中秘密地收回，说这部“爱情小说”危及瑞士的中立。

埃米尔·欧蒲莱希特是一个勇敢的人。他决定采取蒙混

<sup>①</sup> 也叫“国际联合会”。简称“国联”。根据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国联盟约》，于1920年1月成立。总部设在日内瓦。先后加入的有六十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联无形瓦解，1946年4月正式宣告解散。

<sup>②</sup> 指签订慕尼黑协定一事。

的手法。《死亡的和平》这本书从橱窗里拿走了，但欧蒲莱希特让人印了新封皮，标题是《为之晚矣？》而内容却原封未动。德国公使馆没有想到这是同一本书。第三帝国的当权者直到1940年3月才了解真象。1940年4月5日约瑟夫·戈培尔<sup>①</sup>博士指示帝国出版局禁止汉斯·哈贝的所有书籍。这道禁令在约瑟夫·乌尔夫的《第三帝国的文学和诗歌的文献》中可以查到。

在戈培尔博士发布命令前曾收到下面的一封告密信：

柏林 警察局长和保安部长  
帝国宣传部启 柏林西南十一区  
阿布莱希特亲王大街八号  
IVB46—6691/E  
1940年3月26日

事由：汉斯·哈贝的小说《为之晚矣？》

欧洲出版社，纽约

是否立案：无

附件：一本书

我随信寄上一份上面提到的汉斯·哈贝（真名叫贝克斯）写的那本书，请阅后归还。伦敦赫尔蒲出版社出版了题为《十六天》的英译本。1937年出版了同一个犹太作者写的小说《三个越境者》。该书于1937年12月被列为有害的不受欢迎的作品。要了解犹太人贝克斯的新小说的特征只要参阅226/27页上有关种族耻辱的那段言论就够了。

<sup>①</sup> 戈培尔（1897年—1945年），从1935年起一直任希特勒的宣传部长，1945年自杀。

考虑到这本书虽然是在美国出版的，但通过欧洲出版社苏黎世分社在瑞士传播，就存在着传入帝国境内的危险。我认为，禁止该书发行是必要的，并请求批准。外交部收到了这封信的副本。

签字证明

克勒

总理府职员

L.S.代笔

虽然瑞士联邦负责外侨管理的警察局长罗特蒙德声明，“瑞士不会为哈贝先生一事而参战”，但这本书在瑞士仍继续发行，并且报纸上还以通栏篇幅加以赞扬。它一再更换了题目——其中有《十六天》和《九月尘》。该书已译成十四种文字发表。纽约《先驱论坛报》称该书为“使戈培尔发抖的爱情小说”。

这本小说在德国从未发表过。

《九月尘》恰恰现在发表，这不是偶然的。正象我在原版的前言中所写的那样，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写出个人和大众的命运痛苦地联系在一起。在1938年9月的那些日子里，我第一次认识到，个人只是作为一个可怜的分子而存在于社会，社会的尊严较之个人的尊严更为重要。每件史实都载入了世界史册。《死亡的和平》、《为之晚矣？》、《十六天》、《九月尘》，这本书无论以什么名字发表，都是呼吁反对绥靖政策，反对那种令人屈辱的、软弱的、丧失勇气而最终在暴力面前自杀的投降。然而，今天人们把这称之为“缓和”。

事实上，相同的情况在历史上几乎是常见的。所以我在审阅我二十七岁时写的这本书时，虽然作了些文字上的删改，但对小说的倾向和立场却未修改。尽管我今天不但看到

了捷克人所遭受的不公正，而且还看到了凡尔赛条约使德国人遭受的不公正，但是我的信念仍丝毫未变，即：不公正不能用不公正来消除。我的这一信念也同样不变：同灭绝人性的强权缔结道义上的和平是不道德的，同使用暴力的强权缔结精神上的同盟是不明智的，同不讲道理的人讲谅解是不负责任的。只有从道义上、精神上，通过集体和个人同和平的敌人作斗争才能制止战争。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三十年代的绥靖政策导致战争，七十年代的缓和威胁着和平。

估计到这本小说将要走一条冒险的道路，所以对第一版作了伪装。我曾用下面的话来结束第一版的前言：“如果我不在时代的鸿沟里撒上行动的种子，那么本书里的每一个字对我来说将是何等虚伪！战争爆发的那天，我向法国军事当局报名参军。当本书问世的时候，我已是站在法国和英国一边的为自由、平等、博爱而战的千百万普通士兵之一。”

我之所以引用以上这些话，是因为我对那些曾被海涅提到过的伪君子的嚎叫，对那些今天想用反法西斯主义的字眼来教训我的伪君子的嚎叫，都嗤之以鼻。我认为反法西斯主义就是无条件地同暴力作斗争。对这种暴力，不论它像变色龙那样显露出什么颜色，都不能有任何妥协。

曾遭戈培尔禁止、被希特勒下令焚烧的这本书是献给坚持斗争的战士的。今天，本书仍然奉献给他们。

汉斯·哈贝

1976年春写于

阿斯戈哥纳

(瑞士)

“但是，我以更大的遗憾预先看到的，是那些民族伪善者的大声疾呼。他们如今与政府的忌恨相配合，也享受检查制度充分的宠爱和尊敬，并能在日报上领先定调子，用以攻击那些敌人，而那些敌人同时也是他们至高无上的主子们的敌人。……”

“你们放心吧。我将要重视和尊敬你们旗帜的颜色，如果它值得我重视和尊敬，如果它不再是一种无聊的或奴性的儿戏。若是把这黑红金的旗帜树立在德国思想的高峰，使它成为自由人类的旌旗，我就愿意为它付出最宝贵的满腔热血。你们放心吧，我跟你们同样地热爱祖国。为了这种爱，我把十三年的生命在流亡中度过，也正是为了这种爱，我又要回到流亡中，也许长此下去，无论如何决不哭哭啼啼，也不做出愁眉苦脸的可怜相。……”

（摘自海因里希·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序言，  
1844年1月）

# 目 录

作者前言 一部历史的始末

## 第一部 自身的斗争

第一章	九月十五日——灾难性的车祸	( 9 )
第二章	九月十六日——黑暗中的两只手	( 35 )
第三章	九月二十日——严格的灯火管制	( 63 )
第四章	九月二十二日——和昨天告别	( 95 )
第五章	九月二十三日——日内瓦的一次舞会	( 133 )

## 插 曲

## 第二部 同他人的斗争

第一章	九月二十五日——麦克风之声	( 187 )
第二章	九月二十八日——做出重大决定的一天	( 213 )
第三章	九月三十日——欢庆和平	( 237 )
第四章	十月四日——告别	( 261 )

## 后 记

## 作者前言 一部历史的始末

这本小说于1939年8月31日由埃米尔·欧蒲莱希特的欧洲出版社在苏黎世出版。这一天，阿道夫·希特勒公布了一道战令，第一段中写道：“我寻找一切政治手段，以求通过和平途径来消除在德国东部边界上存在的不能容忍的状况，但政治解决的一切可能性已不存在，我只得决定用武力来解决。”

小说以《死亡的和平》命名。这是我在慕尼黑会议的直接影响下，在布列塔尼的一个渔村写成的。我是从日内瓦到那里去的。在日内瓦，我作为《布拉格日报》记者经历了国际联盟<sup>①</sup>的最后的挣扎。小说记述了从1938年9月中旬到10月初的十六天，即导致自由世界向希特勒投降<sup>②</sup>的日子。

这本书出版后不几天，德意志帝国公使就在伯尔尼的联邦大厦对此提出抗议。人们向他婉言解释说，瑞士的民主不能禁止一本小说的发行。但到9月24日，也就是德国用一千一百五十架飞机轰炸华沙的这一天，瑞士政府却要求出版商埃米尔·欧蒲莱希特将这本小说从市场流通中秘密地收回，说这部“爱情小说”危及瑞士的中立。

埃米尔·欧蒲莱希特是一个勇敢的人。他决定采取蒙混

<sup>①</sup> 也叫“国际联合会”。简称“国联”。根据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国联盟约》，于1920年1月成立。总部设在日内瓦。先后加入的有六十三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联无形瓦解，1946年4月正式宣告解散。

<sup>②</sup> 指签订慕尼黑协定一事。

的手法。《死亡的和平》这本书从橱窗里拿走了，但欧蒲莱希特让人印了新封皮，标题是《为之晚矣？》而内容却原封未动。德国公使馆没有想到这是同一本书。第三帝国的当权者直到1940年3月才了解真象。1940年4月5日约瑟夫·戈培尔<sup>①</sup>博士指示帝国出版局禁止汉斯·哈贝的所有书籍。这道禁令在约瑟夫·乌尔夫的《第三帝国的文学和诗歌的文献》中可以查到。

在戈培尔博士发布命令前曾收到下面的一封告密信：

柏林 警察局长和保安部长  
帝国宣传部启 柏林西南十一区  
阿布莱希特亲王大街八号  
IVB46—6691/E  
1940年3月26日

事由：汉斯·哈贝的小说《为之晚矣？》

欧洲出版社，纽约

是否立案：无

附件：一本书

我随信寄上一份上面提到的汉斯·哈贝（真名叫贝克斯）写的那本书，请阅后归还。伦敦赫尔蒲出版社出版了题为《十六天》的英译本。1937年出版了同一个犹太作者写的小说《三个越境者》。该书于1937年12月被列为有害的不受欢迎的作品。要了解犹太人贝克斯的新小说的特征只要参阅226/27页上有关种族耻辱的那段言论就够了。

<sup>①</sup> 戈培尔（1897年—1945年），从1935年起一直任希特勒的宣传部长，1945年自杀。

考虑到这本书虽然是在美国出版的，但通过欧洲出版社苏黎世分社在瑞士传播，就存在着传入帝国境内的危险。我认为，禁止该书发行是必要的，并请求批准。外交部收到了这封信的副本。

签字证明

克勒

总理府职员

L.S.代笔

虽然瑞士联邦负责外侨管理的警察局长罗特蒙德声明，“瑞士不会为哈贝先生一事而参战”，但这本书在瑞士仍继续发行，并且报纸上还以通栏篇幅加以赞扬。它一再更换了题目——其中有《十六天》和《九月尘》。该书已译成十四种文字发表。纽约《先驱论坛报》称该书为“使戈培尔发抖的爱情小说”。

这本小说在德国从未发表过。

《九月尘》恰恰现在发表，这不是偶然的。正象我在原版的前言中所写的那样，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写出个人和大众的命运痛苦地联系在一起。在1938年9月的那些日子里，我第一次认识到，个人只是作为一个可怜的分子而存在于社会，社会的尊严较之个人的尊严更为重要。每件史实都载入了世界史册。《死亡的和平》、《为之晚矣？》、《十六天》、《九月尘》，这本书无论以什么名字发表，都是呼吁反对绥靖政策，反对那种令人屈辱的、软弱的、丧失勇气而最终在暴力面前自杀的投降。然而，今天人们把这称之为“缓和”。

事实上，相同的情况在历史上几乎是常见的。所以我在审阅我二十七岁时写的这本书时，虽然作了些文字上的删改，但对小说的倾向和立场却未修改。尽管我今天不但看到

了捷克人所遭受的不公正，而且还看到了凡尔赛条约使德国人遭受的不公正，但是我的信念仍丝毫未变，即：不公正不能用不公正来消除。我的这一信念也同样不变：同灭绝人性的强权缔结道义上的和平是不道德的，同使用暴力的强权缔结精神上的同盟是不明智的，同不讲道理的人讲谅解是不负责任的。只有从道义上、精神上，通过集体和个人同和平的敌人作斗争才能制止战争。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三十年代的绥靖政策导致战争，七十年代的缓和威胁着和平。

估计到这本小说将要走一条冒险的道路，所以对第一版作了伪装。我曾用下面的话来结束第一版的前言：“如果我不在时代的鸿沟里撒上行动的种子，那么本书里的每一个字对我来说将是何等虚伪！战争爆发的那天，我向法国军事当局报名参军。当本书问世的时候，我已是站在法国和英国一边的为自由、平等、博爱而战的千百万普通士兵之一。”

我之所以引用以上这些话，是因为我对那些曾被海涅提到过的伪君子的嚎叫，对那些今天想用反法西斯主义的字眼来教训我的伪君子的嚎叫，都嗤之以鼻。我认为反法西斯主义就是无条件地同暴力作斗争。对这种暴力，不论它像变色龙那样显露出什么颜色，都不能有任何妥协。

曾遭戈培尔禁止、被希特勒下令焚烧的这本书是献给坚持斗争的战士的。今天，本书仍然奉献给他们。

汉斯·哈贝

1976年春写于

阿斯戈哥纳

(瑞士)